方志敏领导弋阳秋收暴动

方　梅

1927年秋，方志敏同志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和陈独秀右倾投降断送了大革命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从此，他历尽艰险回到故乡，在“八七”会议的精神指引下以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影响下，领导举行了弋阳秋收暴动。后来又和黄道、邵式平等发动了横峰的“年关暴动”，统称为“弋横暴动”。这支武装队伍，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创建了毛泽东同志称赞的“方志敏式”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一、重起炉灶

方志敏从南昌到吉安，从吉安到鄱阳、万年，历尽艰险，于1927年8月底回到了弋阳九区漆工镇湖塘村。父亲方高翥、母亲金香莲见儿子又黑又瘦，背着包袱，双脚被草鞋磨起血泡，象个叫花子，既高兴又心疼。方志敏稍事休息，便差使弟弟方志慧当交通，自己化名为汪祖海，串连各地同志相见。由于广州、武昌农讲所学员黄镇中，彭皋和雷夏、方远辉等同志的努力，7天之内，九区20几个党支部和群众团体，很快恢复起来，革命的火焰又燃烧在弋阳九区，接着，方志敏在莲家坞村召开百余人的农运骨干会议，围绕组建农民武装，举行秋收暴动等问题，作出了10多项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议。并决定由他带骨干去鄱阳搞枪。当晚在村庙里制定了去鄱阳搞枪的具体方案。

9月底，方志敏一行来到鄱阳，得知以姜伯璋为首的反动派，对鄱阳的共产党实行软硬兼施的攻心战术，当共产党人胡烈〔注〕用计到鄱北以剿匪为名，带警卫团向弋阳进发时，被姜伯璋的暗探察觉，兵变计划落空，胡烈遭逮捕，警卫团改编为鄱阳县靖卫团。甚至个别党员还准备把农协的十支枪上缴县衙，经方志敏批评教育，才勉强弄到10枝枪运往弋阳，在鄱阳方志敏见到了到鄱阳传达“八七”会议的省委特派员，得知中央已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决定土地革命、秋收暴动等政策。还决定改组鄱阳县委，成立鄱阳中心县委，弋阳为区委，任命方志敏为区委书记。

方志敏回九区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后，便在12条半枪的基础上（包括方远杰领导农民打警察所夺到的两条半枪），开始军事训练，准备召开九区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秋收暴动计划攻打弋阳城，这时又得知张念诚趁“八一南昌起义”之机，逃回弋阳担任“铲共”团长，回九区围剿方志敏。于是，方志敏来个先发制人，亲自写了“张念诚十大罪状”的布告，到处张贴。张念诚暴如跳雷，把贴布告的板壁抬到县政府，要求派军队围剿。经过密谋，省督军蔡成勋命驻河口的罗英团部拔一营白军联合剿共，正当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湖塘庙内开幕时，白军兵分二路向湖塘村进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会人员和武装队伍退到以造纸工人为主体的丁山村，利用磨盘山的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敌人无可奈何，兵退烈桥。方志敏当晚召开骨干会议，布署在丁山村开展秋收暴动的具体方案，又得知敌人将在天亮前要向湖

塘村进发的情报，于是当即布置骨干方远贵、方荣焕回村挖粪坑阻击敌人进犯，并命令农民军到湖塘村背后隐蔽，等候救助乡亲。敌军耀武扬威进村后，烧杀抢掠。一时间，湖塘村大火冲天，８０余户人家的村庄，被烧去了５０多户，敌军捉鸡杀猪回营，方志敏看秋收暴动未成村先毁，气恨交集，肺病复发，不时吐出殷红的鲜血。接着，敌人又到丁山村烧毁房屋。同志们把他转移到磨盘山。这时他仍吐血不止，高烧不退，生命垂危。深夜，农民又把他抬到德兴县张村姐姐方荣妹家里救护。这时，德兴县黄柏塘的靖卫团闻讯前来搜捕，群众巧计把他转移到乐平县篁坞村汪启芬家里。暴动经过几经折腾由此失败。三星期后，方志敏身体渐渐有所恢复，得悉队伍已被冲散，心里非常难过，不久，他又写信联络各地同志回来再干。

在方志敏同志的组织下，队伍又重新组织起来，并有了新的起色。

二、打烈桥

10月底，方志敏再次去鄱阳，向县委汇报请示工作。县委指出九区暴动的群众准备工作还做得不够充分，又考虑他在弋阳工作目标太大，决定调他到横峰县当区委书记，调黄道到弋阳任区委书记，当他回到家乡时，弋阳一带流传了方志敏和农民军被消灭在磨盘山一带的谣言，白军扬言准备撤出烈桥，至此，方志敏认为九区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便发出了打烈桥的通告。

烈桥是九区第二大镇，靠近横峰，离湖塘村也只有２０余华里，是张念诚的老窝。方志敏认为，虽然攻打县城的计划被敌人破坏，但是，如果不把猖狂的张念诚打倒，弋横暴

动计划，仍将受到极大的威胁，为此，打烈桥便成为弋横暴动的序曲了。

11月初的一天深夜，在湖塘村庙前的田畈上召开了九区300多人的农民军会议，宣布兵分二路攻打烈桥。沿途许多农民闻讯纷纷请求参战，逐渐汇集成300多人的工农大军。方志敏和农民军一样，脚穿草鞋，上身系着红布条，背上半截子筒长枪，精神抖擞地率领农民军正面攻打烈桥。方远辉带领第二路军从黄沙岭包抄烈桥，切断了张念诚逃往弋阳城的退路，张得到密讯，吓得魂不附体，加上内部分裂，白军驻烈桥部队团参谋长黄宗和他的一帮党徒逃往横峰，农民军在高山上打号铳，敲洋油箱，喊着“活捉张念诚”的口号。抬张念诚的轿夫，把轿子摔在路沟里，投奔到农民军的队伍里来了。张念诚却趁机逃脱了。黎明时分，农民军攻下烈桥镇，砸开监狱，救出狱中同胞，火烧了“铲共团”驻屋，劈仓分谷，烧毁契约。烈桥镇一片欢腾。

张念诚狼狈逃到弋阳县衙，却又被罗英押送到抚州葵成“剿共”司令部军事处理，被削去官职，病死在野外，弋阳的一霸终于结束了他可悲的一生。

在庆祝打烈桥胜利的大会上，农民军和乡亲们兴高彩烈地唱着《打烈桥》之歌以及演唱讽刺张念诚的白话戏《逃为上计》。方志敏后来在他的遗著中写道：“弋阳九区是弋横暴动的发源地。”

攻打烈桥是弋横暴动的先声，从此，弋阳九区成为赤色的九区，成为赣东北苏维埃最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责任编辑　涂新华）

方志敏改编哗变白军

方　梅

一、在敌人心脏埋下尖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不久，方志敏便回故乡，打算筹建农民革命武装。首先在弋阳县九区组织秋收暴动，但是遭到国民党周志群部的残酷镇压，并烧毁漆工湖塘村的民房，致使“秋收暴动未成村先毁”。要使暴动成功迫切需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就在这时，方志敏获悉，驻铅山河口镇的周志群部83团指导员刘参，是原北伐第三军政工干部，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有一定的革命倾向。他的妻子徐英，曾是方志敏的女友。后她虽嫁与刘参成婚，却仍钦慕方志敏。于是方志敏做通了徐、刘的工作，使他们成为我们在敌人心脏里埋下的尖刀。

刘参利用职权，先将该团派出的“围剿”方志敏的第三营从弋阳九区撤退，接着又以“延误战机”之罪削去盘踞于当地的张念诚“联合护共团”团长之职。随后，刘参率十多人来弋阳与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接头，并赠枪5支。后刘参借“围剿”之名，每天派队伍到弋横两县“清剿”，他先“鸣枪警告”，然后取钱丢枪。还曾巧计将83团团长罗英抓到的横峰县青板桥暴动负责人吴先民、黄球放跑。不久，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领导弋横暴动爆发，反动派惊恐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分。这时，刘参“通共”罪行已经暴露。为救刘参，方志敏设计将吴先民，黄球“自述”暗中四处张贴，自述中阐明释放他俩皆是罗英所为，致使“铲共”司令部葵成勋不得不免去刘参的死罪，改判为削官为民的处置。

二、收编哗变白军兄弟

敌人狂妄叫嚣要“一个月内肃清弋横共匪，”派出大批兵力“围剿”暴动中心区域。敌周志群部也奉命进剿。其部下８３团第三营的士兵，也是曾围剿过方志敏的部队，他们大部分来自贫苦家庭，为被迫充军。当他们目睹民众的苦难，并为方志敏等共产党人为解除民众之苦而进行艰苦顽强的斗争精神所感动，从而有不少人向往这条光明之路，并愿为此贡献力量。年底，该营十一连在德兴县磨角桥“剿共”时，由排长匡龙海等领导７０余名士兵举行起义，连夜投奔方志敏。使革命队伍增加一倍以上的武装和军事干部，成为后来扩建红十军的基础。后来新任国民党军团长李坤受蒋介石之命，以“赏洋八千元”的毒辣手段，设下消灭方志敏和赣东北红军的圈套。

１９２９年初，方志敏任信江特委代理书记。一天深夜回家，路过邵家村词堂时，听到里面一片嘈杂的吵闹声，他叫通讯员方远雷前去察看，原来，这是由河口开来的８３团十二连１００多支枪的哗变白军。并申言要见方志敏。为获得这一百多支枪的哗变白军，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投诚”军，方志敏喜中带忧。他马上回家，叫四叔方高英连夜把藏在山里的猪和米搞回来，又取出打土豪劣绅的钱物。第二天，他写好信，命从事白区工作的徐水旺出面接头，方国万和妇女宣传队的同志带着款额到白军营中慰劳。这时，白军

已把枪机柄卸下堆在门口，表示他们的“诚意”。由于此事没有请示方志敏，徐水旺不敢收下机柄。哗变军连副杨廷辉看到方志敏“欢迎贵军投奔革命阵营，薄款慰劳”的信，极为高兴，当即回信致谢，并请求方志敏尽快对士兵训话。方志敏对要求尽快和哗变军见面的问题，作了反复的考虑。同时，还批评了徐水旺“拿了机柄有什么用，难道他们的心就交给赣东北人民了吗？”经过教育，徐水旺又把机柄送了回去。

当时红军只有号称三个连的兵力。要用武力解决杨廷辉的装武，不是上策。于是试探性地要把杨廷辉的武装改编。杨廷辉借口“力量分散”不同意。这时河口开来声称“追剿”十二连叛军的白军。方志敏将计就计，命十二连前去应战，双方在高桥打了一天，双方都未伤亡一人。原来，他们枪都是朝天放的。这一情况，又一次引起方志敏的极大注意。这时，又接到铅山县送来的“投诚军情况不明”的情报。这样，在革命武装内部有不少人提出这连白军是搞假哗变，应立即缴械，以利安全。方志敏反对草率从事，他坚持以诚取胜。确实，方志敏在争取哗变白军的工作中，并没有白费心血。经过教育，杨廷辉和排长龙志光等都由假变到真变了。

三、方志敏巧计脱险

为考验哗变的十二连，4月底，方志敏安排十二连与红军配合攻打德兴县黄柏塘靖卫团。杨廷辉在这次战斗中，身先士卒，向靖卫团攻击。但在战斗中，红军骨干方远光发现有的哗变士兵不向靖卫团开枪。有意把靖卫团放跑，他夺下一个哗变士兵的枪，连发三枪，击毙了三个靖卫团士兵，但他却被哗变军从背后打成重伤。当方志敏来看他时，他断断续续地说：“我是被哗变军打……”方志敏为失

去一名忠诚的战友而悲痛万分。此时，他接到从事妇女工作的缪敏送来群众反映哗变军强奸妇女事件的情报。德兴毛家畈村有个回娘家的妇女，被哗变军奸污，还打伤其丈夫。群众强烈要求方志敏出面处理。

根据上述情况，方志敏把改编十二连、成立“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的决定提前发布。决定将十二连改编为红军独立团第二营，提升杨廷辉为营长，龙志光为连长等。又鉴于哗变军在打黄泊塘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应论功受奖。于是又令队伍连夜开到弋阳吴家墩集合，以便第二天参加独立团成立大会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攻打黄泊塘胜利的庆功大会。深夜，方志敏和其他人进一步研究十二连的改编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对哗变白军已做到仁至义尽，在改编关键时刻，必须加强防范工作。还紧急通知铅山交通站配合行动。

果然不出所料，河口的白军已知这次活动，立即调兵遣将，将要乘机里应外合端红军“窝”的，活捉方志敏。十二连中的顽固分子，与河口白军约好，在会场上，只要杨廷辉脱下帽子，就说明方志敏出场了。便可实行突击，活捉或打死方志敏。

大会一面在准备举行，另一方面河口的白军也在急急向吴家墩进发，真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但方志敏毫不慌张。

“五一”那天上午，天气晴朗。在余家仓的沙洲上临时搭的会台前，二营坐在前面，一营坐在后面。会议开始后，一位身材魁梧、面容方正的人，骑匹白马，英姿飒飒地奔向会场。当他踏进会场时，二营士兵立刻子弹上膛，准备蠢动；一营也做好战斗准备。来人知道情况不妙。可他依然镇

走自若，从容不迫地走向主席台，还特意向杨营长打招呼。其实，他内心也十分紧张，并急剧地考虑对策。他对于个人的安危，早以置之度外。他是不希望双方厮杀，以免损失革命武装。但他清楚地知道，他是决定是否厮杀的中心点。为此，他决心争取主动。他的穿着和战士一样。十二连除了杨、龙以外，其他人并不认识他。他不慌不忙走上讲台，以通讯员的身份说“老汪同志在洪家有点急事，要我通知大家，请稍等一会”，然后从容地离开会场。杨廷辉见方志敏来了，十分焦急，内心激烈地斗争，他现在已由要刺杀方志敏而转到敬佩他、保护他的立场。为了报答方志敏的教育，他始终没有发出“脱帽”的信号。不一会，十二连的顽固分子明白了上台的人就是方志敏，而杨廷辉却不发“脱帽”暗示，便开枪射击，杨廷辉应声倒下，同时也牺牲了10多名红军政工干部。顿时，会场内外枪声大作，红一营包围了十二连，龙志光深明大义，与顽匪博斗，身负重伤。十二连除少数顽固者被击毙或外逃，大多数真正投诚了红军。

四、全歼“援敌”哗变白军走上革命道路

河口的“援军”，被方志敏派出的人引向了胡家墩。（吴、胡两字偕音，敌“援军”误将“吴”为“胡”）又遭到红一营和赤卫队的伏击，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此后，敌83团第三营全部投奔红军。

一场激战之后，方志敏主持召开了为杨廷辉等起义时牺牲的官兵举行了追悼会，号召红军战士学习起义士兵的弃暗投明的精神。同时还制定了在革命环境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对起义士兵给予应有待遇的条例。为龙志光治伤，使他很快康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由于方志敏、邵式平等的热忱教育和革命环境的熏陶，绝大多数起义士兵后来都成了红军的骨干力量。

（责任编辑陈家鹏）

方胜峰会议的前前后后

李松和

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的弋横起义的胜利震动了敌人。不久，国民党政府为扑灭革命火焰，从南昌调来军队，向赣东北暴动区域进攻。但由于起义区域的人民机智勇敢地和敌人作斗争，致使敌人进攻收效甚微。敌人眼看这样进攻不起作用，又在河口组织了所谓“广信七县军民联合剿匪委员会”向弋横暴动区域大举进攻，很快占据了弋、横两个县城。接着，又推进到弋阳北乡的过港埠，曹溪，芳家墩等地，横峰的葛源，铺前等腹地，成为反动势力的中心。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革命形势发展到了一个转折关头。这时，方志敏等率领部份起义军，逐渐转到弋阳、横峰、德兴交界的磨盘山区，进行艰苦的游击斗争。

1928年4月，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饶漱石、冯任来到弋横地区，恢复了弋横地区党组织与省委的联系，根据省委指示，中共五县工委撤销，成立中共弋阳县委，方志敏为书记。不久，横峰区委改为县委。同时，还建立了弋横两县党委联席会议，统一领导弋横地区的游击斗争。

5月间，白军兵分四路向苏区进攻。第一路，由弋阳县

城向漆工镇；第二路由葛源镇向西挺进；第三路由铺前向青板；第四路由过港埠向霞坊、金鸡山，沿路搜山“清剿”。与此同时，反动势力还煽动6000多愚昧落后的反水农民，到根据地进行抢劫。在敌人猖狂进攻下，根据地日渐缩小，工农革命军仅一个连，敌众我寡，弋横党政干部带着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被迫第二次退到方圆不到50里的磨盘山主峰一带，加之苏区内部反革命分子乘机活动，白军围困一个月后，联络困难，武器弹药缺乏，粮尽路绝，游击斗争进入了生死关头。在这种严重形势下，革命队伍内部少数人产生了悲观动摇情绪。此时，危机四伏，大有塌台现象。就在这时，方志敏为了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坚持斗争，决定召开弋横两县干部会议。

方胜峰位于弋阳、横峰两县交界处，地处偏僻，周围没有村庄，山顶有座早绝香火的破庙。1928年6月25日，方志敏就在这座破庙里主持召开了弋、横两县干部会议。此外，出席会议的还有邵式平、黄道、方志纯、吴先民、邹秀峰、庞先飞（团省委代表，湖北黄安暴动失败后调来的）等20余人。邹琦率一个班担负会议的警卫。

会议一开始，庞先飞就迫不及待地发表了意见，他所发言大意是：全国各地大小200多次暴动都相继失败，现在只剩下井冈山和赣东北几个小小地方了。革命高潮何时到来，渺茫无期。现在形势严重，失败不可避免。因此，他主张把枪枝埋起来，放弃阵地，解散队伍，让几个负责人到大城市去，分散隐蔽。

方志敏等对这种埋枪逃跑的主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会上，方志敏正确地分析了形势后指出：丢下群众逃

跑，那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共产党员应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谁要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他可以走！我们不走，我们是要和群众一起坚持斗争下去的！

会上还有一部份外来的干部则主张，离开敌人的包围圈，把枪带走，转到根据地外打游击。方志敏等认为，有群众基础的地方，易于立足，拖到其他无群众基础的地方，还能坚持斗争吗？而且，我们一跑，群众失掉了领导者，革命运动就有夭折危险。

会议最后一致同意方志敏提出的意见，坚持在根据地打游击，与群众同生死共存亡。

方志敏详细分析了情况后指出：我们跟“围剿”的敌人虽然还没有正式打过伏击仗，但目前敌人兵力分散。真的打起来，不见得就打不过他们。退一步想，现在敌人又正包围了我们，我们想走也走不了，方志敏等坚定不移地坚持在根据地内开展游击战争，发展革命力量。

会议经过讨论，最后决定：

第一、将40余支枪的工农革命军全部集中，由邵式平同志统一指挥，击破从过港埠出来最弱的一路敌人，坚决打下去；

第二、由方志敏亲自负责说服教育那些思想动摇的群众，并带6条枪严惩反动的首恶分子，以稳定民心。作好根据地内部坚壁清野，阻击敌人，保护群众的工作；

第三、派黄道同志到贵溪，方远辉去德兴开展秘密工作，开辟新的根据地。

方胜峰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按照大会的决定分赴各个战斗岗位。邵式平在会后的第二天，

集中工农红军连，在弋横交界的金鸡山，大败弋阳靖卫团，粉碎敌人第一次局部性的“围剿”，9月至10月，红十四团，在根据地赤卫队的配合下，采用扎口子，打埋伏，在冷树坑、龙浆坞等地连战皆捷，第二次局部性“围剿”，亦被粉碎。次年12，月敌人以周志群部为主力，向苏区进攻。苏区人民采取从内部瓦解敌人，促使国民党周志群部12连哗变，粉碎敌人第三次局部性“围剿”。由此，获得三战三捷的战果。

会散后，黄道立即化名程松寿，到贵溪开展秘密工作，不久，这里建立了党组织，组织了农民革命团，发起了暴动，开辟了“第二个革命根据地。”完成了大会所赋予的历史任务。

方志敏会后身负重任，镇压反动豪绅，打击敌人气焰，开展兵运工作。

综观方胜峰会议，它为粉碎敌人局部性“围剿”，组建红军连，创建红14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创设、巩固和发展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在闽浙赣革命史上这次会议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责任编辑陈家鹦）

土地革命时期的邵式平

高景春　熊筱玲　丁凯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5月7日，邵式平在贵溪召开了有工人、农民、商人、学生等各界群众参加的“万人反蒋大会。”在会上，他号召大家起来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大会通过了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中文　散发了几千份“反蒋宣传大纲”。会后，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并与前来镇压的反动武装进行了斗争。6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公开反共，派出大批反动武装，查封总工会、省农协、省市学联等革命团体，封闭了共产党的刊物，“礼送”共产党人出境。邵式平身兼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秘书长、监察委员、省农训班教育主任，也在“礼送”之列。经党组织决定，离开南昌到景德镇，任市委书记兼浮梁县委书记。“八一”起义后，敌人搜捕甚严，邵式平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化名余艳王潜回弋阳。

邵式平在弋阳、贵溪一带辗转，与革命同志联络，寻找党的组织。1927年10月，从吉安化妆潜回弋阳的方志敏，途经鄱阳时，听取了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刘士奇传达的“八七”会议精神，知道了党已经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在与方志纯等商量后，决定召开坚持在弋阳、横峰、

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党的负责同志的联席会议。并派方志纯到铅山、横峰、贵溪等地找人。邵式平藏在贵溪县他中学时代的老师俞君实家里，方志纯找到了他。邵式平从贵溪回弋阳后，见到了方志敏。并如期赶到弋阳县烈桥乡窑头村，参加赣东北五县党员会议。这是赣东北土地革命战争的第一次决策性的会议。会上，方志敏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赣东北的形势，指出当前赣东北党的任务是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实行武装暴动，夺取地方政权。会议制定了宣传大纲，武装起义纲领，发动年关暴动。并建立了党的起义领导机构。方志敏任五县党的委员会书记和起义指挥部总指挥。邵式平被选为党委委员，参加起义总指挥部的领导工作。会后，与会人员分赴各地，组织年关暴动。

弋、横两县纵横百余里的大小乡村，很快成了农民革命团的天下。邵式平到弋阳县七区组织暴动。七区辖邵畈、曹溪等几个大村坊。区内的财主，不仅占有大量山林、土地，还在方志敏家所在的九区开设商行，放高利贷，掌握那里的经济命脉。九区是弋、横暴动的发源地，在方志敏组织领导下，五县党员会议前就举行了暴动。会议后斗争更加激烈。七区在那里的财主们都成了斗争对象，这些财主还欺骗群众说，邵式平和九区人结伙，造七区人的反，革七区人的命。群众受骗上当，一时发动不起来。尔后，当地豪绅又组织了130多人的反动武装，把邵式平围困在家里，危急中，邵式平亮出两支不能使用的枪，把围在屋外的反动武装吓退，依靠村中贫苦乡亲，逼使带头作乱的豪绅赔礼道歉，缴纳罚款。不久，五县党委派邵式平到九区工作。1928年2月

又派邵式平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赣东北武装暴动前后的情况。在上海，邵式平见到豪兄，（周恩来），向他作了口头汇报，向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

1928年4月，邵式平从上海回到赣东北。这时，赣东北起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根据地只剩下弋阳九区四十余村和横峰十余村，纵横六、七十里。江西省长朱培德增拨了一个团的兵力进驻铅山县河口镇，以此为据点，组织反动武装靖卫团，成立“广信七县联合剿匪委员会”，向起义区域大举进攻。起义区域日渐缩小。为了统一内部思想，确定斗争方针，这年6月26日，方志敏主持召开了方胜峰会议。邵式平出席了这次会议后的第二天，即率领红军连驻扎在弋横交界的金鸡山。这天上午，敌靖卫团一个正规连，驱赶着起义区里一万多“反水”农民，从弋阳的过港埠杀向金鸡山。邵式平正在金鸡山的竹篷里，传达方胜峰会议精神，群众接二连三地来报告敌情。邵式平到外面的隐蔽地往前一看，只见视线内十里之地风烟滚滚，房屋、树木上的火直往上窜。被敌军驱赶的“反水”队伍漫山遍野向金鸡山方向扑来。他了解敌情后回竹篷，指挥部队兵分两路：一路隐蔽山上，一路自己带领绕到金鸡山后面，待敌来到山前的路上，出其不意的从敌后杀过去，一举将压阵的靖卫团冲垮，反水农民看靖卫团垮了，有的抄原路撤退，有的转身反戈，和我军一起追歼逃敌。同时山上的战士居高临下，击溃敌正规军。我军乘胜追击，长驱五十余里，捣毁敌军设在过港埠的指挥部，再一鼓作气，兵临弋阳城下，城内之敌乱作一团，伪县长闻风而逃。豪绅地主，仓惶南渡信江，一片混乱，浮桥上拥挤不堪，落水葬身鱼腹者无数。深夜，革命军返回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